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

饗亦如之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

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言兵則不止於干言干則

一器而已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樂之

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則

干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達於童子未嘗

不執是舞之所以示其有武事也然亦特樂之末節而

已故樂師教國子以之者欲其由末以知本也舞師祭

山川以之者以其有阻固扞蔽之功也漢舞先武德後

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難

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

封德彝曰朕始雖以武功興終以文惠安



不如踏厲斯言過矣考之於古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
 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
 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
 為盾先儒以櫓為大盾以伐為中干則盾之見於經傳
 有櫓干伐渠之異名其為盾一也盾之為物以革為之
 其背曰瓦左傳曰中其楯瓦是也其瓦設錫記曰朱干
 設錫是也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蒙雜羽也其
 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曰矯乃干則矯者
 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贛盾則贛土繡韋也舞者
 所執之干其制如此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
 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蓋惑於鄭氏
 其背如龜之說也是不知所謂如龜者其背耳非其飾
 也孔安國釋書之禹謨以舞干羽為文舞又失之矣今

之鹵澤即干櫓之櫓豈古者櫓楯通用邪

人舞



舞人

五

舞以干戚羽旌為飾以手舞足蹈為容故樂記樂師均以人之手舞終焉樂記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者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通禮義纂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以來臣之受恩皆以手舞足蹈為喜拜之極也豈亦源流於此與

野舞

地官舞師掌教小舞凡野舞則皆教之教舞至於野人不遺則舞師所教亦無所不至矣

摠論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帔舞也祈穀羽為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為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後舞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為主則以飾之盛者為先舞師以教其用為主則以事之急者為先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有社稷以被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事於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稷以被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者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踈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被舞也舜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

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收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也樂師備六舞先羽舞後干舞舞師止於四舞止兵舞後羽舞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以不備舞師主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于羽于兩階樂記皆首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十王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侯侯公庭下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為大故也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八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器上

舞器下

相

應

牘

雅

戈

籥

弓矢

舞器上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為之也故文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異名分異異守九為器皆然况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饗之祭舞者既陳則

以器授之既舞則受而藏之吉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藏之既葬則奉而藏之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授舞器士授國子之倅言之與凡舞者既陳與司兵司干者祭祀授舞者兵不言既舞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器也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羽于兩階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撝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万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豈舞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威飾

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季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備非所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舞君舞所以重摠干而名官所以以司干也言武舞之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武舞之器也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於文舞言裼則武舞必襲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於武舞言万舞則文舞不必万矣於文舞言八佾則武舞亦八佾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

為舜大夏不亦誤乎

舞器下

先王之為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為鐘其用則統實以象地節革而為鼓其用則大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為管箏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為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箏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鐘鼓俯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寓焉

相



古者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五聲以宮為君商為臣八音以鼓為君以相為臣是相為鼓其狀如鼗韋表糠裏以漆趺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者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樂記曰治亂以相故諸家樂圖多以相為

節是相雖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也昔梁孝主築睢陽城擊小鼓為下杵之節使相倡和後世因為睢陽操焉聖朝太樂武舞用之二工在舞者之左手撫兩端以節舞者之步豈亦得相之遺制歟或謂相即拊也誤矣樂記言會守拊鼓於前而以治亂以相繼之則拊以倡樂相以節樂豈得同為一器乎

應

應猶應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周官笙師掌教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祝有推連底左右相擊以應祝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內外皆朱唐樂圖及六周正樂皆外黑內朱然以理推之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為朱則木之為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為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真臆論歟

牘



古者竹簡之制大則為簡小則為牘樂之有牘亦如之蓋

以竹為之五寸殺其聲而使小所以節樂也故春牘周官以笙師掌之以教械樂焉械以示戒節之故也蓋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筍而無底其端有兩竅而絲畫之列之於庭以兩手築也為賓出之節焉

聖朝於宮縣樂舞用之臣嘗聞景德中李宗鐸所進樂纂有春牘之文然考笙師於古驗著令於今凡為文武之舞特有鼗鐸錙鈇相雅干戚箏翟未聞用春牘者也豈後人誤為之說歟

雅



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周官笙師掌教雅以教械夏書賓出以雅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然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用械復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琴韋輓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一日中有推髮畫為雲氣畫皆有所傳聞然邪

戈



天下有五兵二施於車者戈及戟節示夷矛也施於步者無夷示而有弓矢也五者雖所用不同其便於用者

以竹爲之五寸殺其聲而使小所以節樂也故春牘周官以笙師掌之以教械樂焉械以示戒節之故也蓋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箭而無底其端有兩竅而絲畫之列之於庭以兩手築也爲賓出之節焉

聖朝於宮縣樂舞用之臣嘗聞其德中李宗錫所進樂纂有春牘之文然考笙師於古驗著令於今凡爲文武之舞特有鼗鐸鐃鈸相雅于威箏翟未聞用春牘者也豈後人誤爲之說歟

雅



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周官笙師掌教雅以教械夏書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然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用械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一日中有推髮畫爲雲氣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戈



天下有五兵二施於車者戈及戟節示夷矛也施於步者無夷示而有弓矢也五者雖所用不同其便於用者

勾兵之戈而已蓋其秘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
可以搯可以斬可以鈎至於戎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
戈之於用豈不博哉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
世子春夏學干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三
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焉然則古之人寓習
兵於樂舞之間至於干戈戚揚弓矢之類靡所不執其
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亦可知矣以古制言之考工記四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秘六尺有六寸車
戰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及已
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
三鋒又曰句兵欲無彈又曰句兵禪禪隋國也記曰進戈者
前其鑄美胡則曲而下垂援則直而上達內則戈秘所
以受胡者也鋒則六兩三分兩之二也倍之四寸王之

八寸則其長也已倨已句長內短內則其疾也明乎倨
句外博然後可以爲文明乎禪而無彈然後可以爲戈
秘書曰執戈尚刃則戈之刃與胡同嚮矣然戈句兵也
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矣

鬻



去其之戈而已蓋其秘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
可以楮可以斬可以鈎至於戎武戲伐戰戮皆從戈則
戈之於用豈不博哉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
世子春夏學干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三
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焉然則古之人寓習
兵於樂舞之間至於干戈戚揚弓矢之類靡所不執其
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亦可知矣以古制言之考工記四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秘六尺有六寸車
戰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及已
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
三鋒又曰句兵欲無彈又曰句兵禪禪音記曰進戈者
前其鑄美胡則曲而下垂援則直而上達內則戈秘所
以受胡者也鋒則六兩三分兩之二也倍之四寸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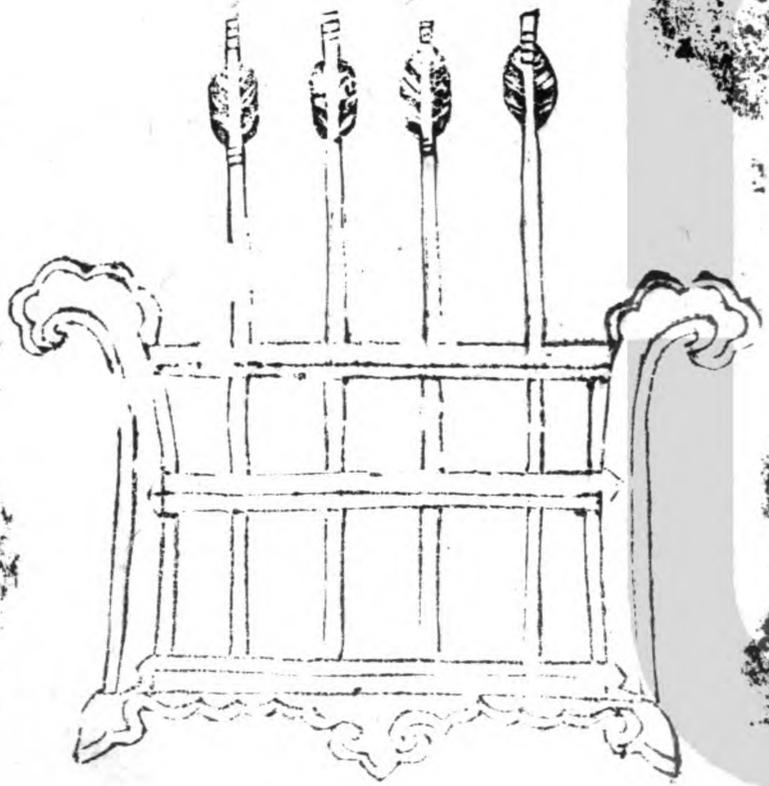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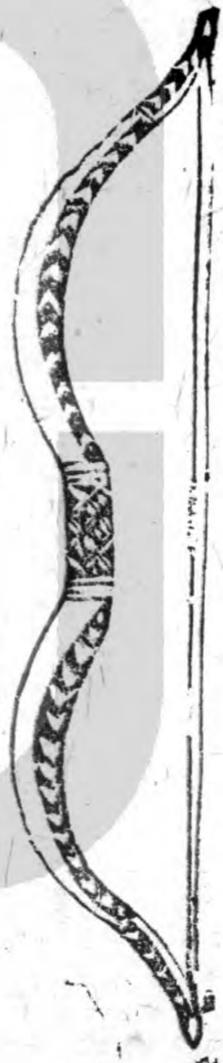
八寸則其長也已倨已句長內短內則其病也明乎倨
句外博然後可以為戈明乎禪而無彈然後可以為戈
禮書曰執戈尚刃則戈之刃與胡同嚮矣然戈句兵也
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矣

鬻



周禮鬻師祭祀鼓羽籥之舞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
賓之初筵詩曰籥舞笙鼓春秋經曰萬入去籥則秉籥
而舞其來尚矣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籥所以爲
聲翟所以爲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故也容自
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

弓矢



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蓋周人之制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故祈子帶以弓韞生子縣蔡孤蓬矢成童則教以射其貢之則試以射然則射固男子之所有事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與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豈強其所無哉因其材性以達之而已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養臣以樂皇尸則舞以勳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節也及諸侯射夫乎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尸大射與射諸侯射夫執弓矢而舞豈非所以樂王邪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衣上

冕

舞衣中

皮弁

舞衣下

舞綴兆上

舞綴兆下

舞位

舞佾

天子八佾

諸侯六佾

大夫四佾

士二佾

萬舞

舞衣上

冕

大司馬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
射夫以弓矢舞蓋周人之制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
故祈子帶以弓韜生子縣蔡孤蓬文成章則教以射其
貢之則詆以射然則射固男子之所有事大射詔諸侯
以弓矢舞其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夫豈強其所無哉因
其材世以適之而已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率其樂官以樂皇尸則舞以勳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
有節也又諸侯射夫乎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
人夫射也射諸侯射夫執弓矢而舞豈非所以樂王邪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衣上

冕

舞衣中

皮弁

舞衣下

舞綴兆上

舞綴兆下

舞位

舞佾

天子八佾

諸侯六佾

大夫四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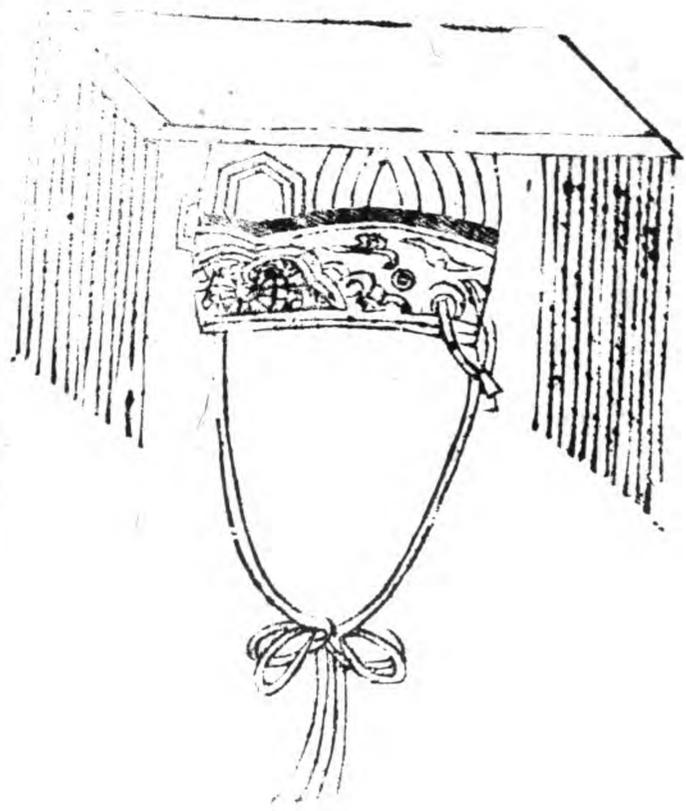
士二佾

萬舞

舞衣上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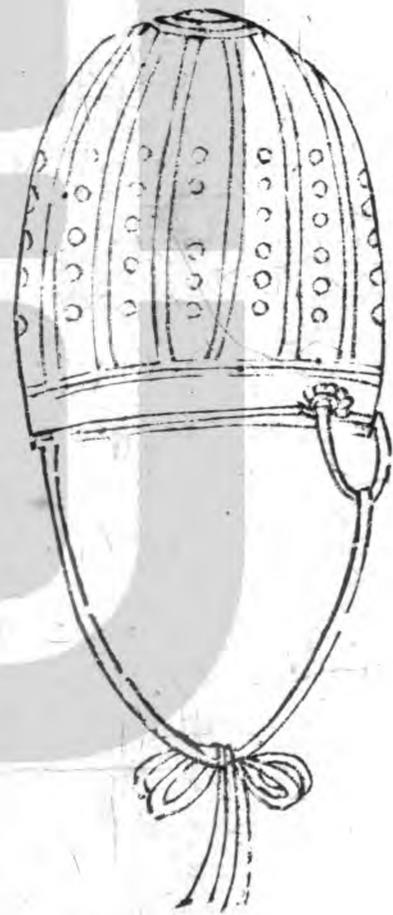
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又曰君衮冕立于阼周官
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祭統曰冕而摠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冕而摠
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由此觀之天子冕而摠干郊祀
則衮冕也宗廟則衮冕鷩冕也饗食老更則鷩冕而已
漢明帝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
冕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
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三寸係白
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珠
青玉卿大夫五旒珠黑玉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
爲組纓旁垂黻纁郊祀天地明堂則冠之而辨物之德
應物之事不変之躰無方之用莫不該存乎其間矣唐
制天子之服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下至平冕者郊
廟舞郎之服也先王之制雖不復詳於後世至於天子
冕而摠干亦不過如此雖然冕而摠干非特施於郊廟

雖食老更於大學亦用焉以宗廟之禮樂食老更之賢
德亦可謂敬之至矣若夫諸侯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則又僭天子之禮古人不為也由此論之諸侯冕而舞
大武禮經猶以為僭况舞郎之舞其可用乎冕乎然則
如之何而可曰爵弁以舞文韋弁以舞武不亦可乎

舞衣中 皮弁



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蓋皮弁以白鹿皮為
之則順物性之自然而文質具焉其衣用布十五升其
色象之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後漢輿服志委貌
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尺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
銳所謂夏之母追商之章甫也行大射禮於辟廱公卿
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
衣緇衣皂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蓋皮弁之
服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執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朝
以巡牲以下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
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下宅士以冠學士以
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
蓋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
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今夫大

武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觀故也大夏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褻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記曰裘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褻則襲衮可知也由是觀之褻襲未嘗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褻而舞則大武冕而舞必用襲矣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矣

舞衣下

書曰繡之舞衣在西房孔安國曰繡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然古者皮弁素積冕服之外無所經見特漢舞者之衣法五方色謂之五行之舞漢去三代未遠疑亦得古遺制也唐趙慎言曰今祭器茵褥摠隨五方五郊衣服獨乖其色舞者常持皂飾工人皆服絳衣臣愚竊

不便之其舞人工人衣服請依方色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上標袖亦可謂知言矣今誠祖述其制而行之使舞工之服五郊各放方色天祀以玄地祭以黃宗廟以繡亦庶乎近古也若夫宗廟以黃則不知地示果用何色邪

舞綴北上

北

作階 文舞

堂下 庭

賓階 武舞

堂上

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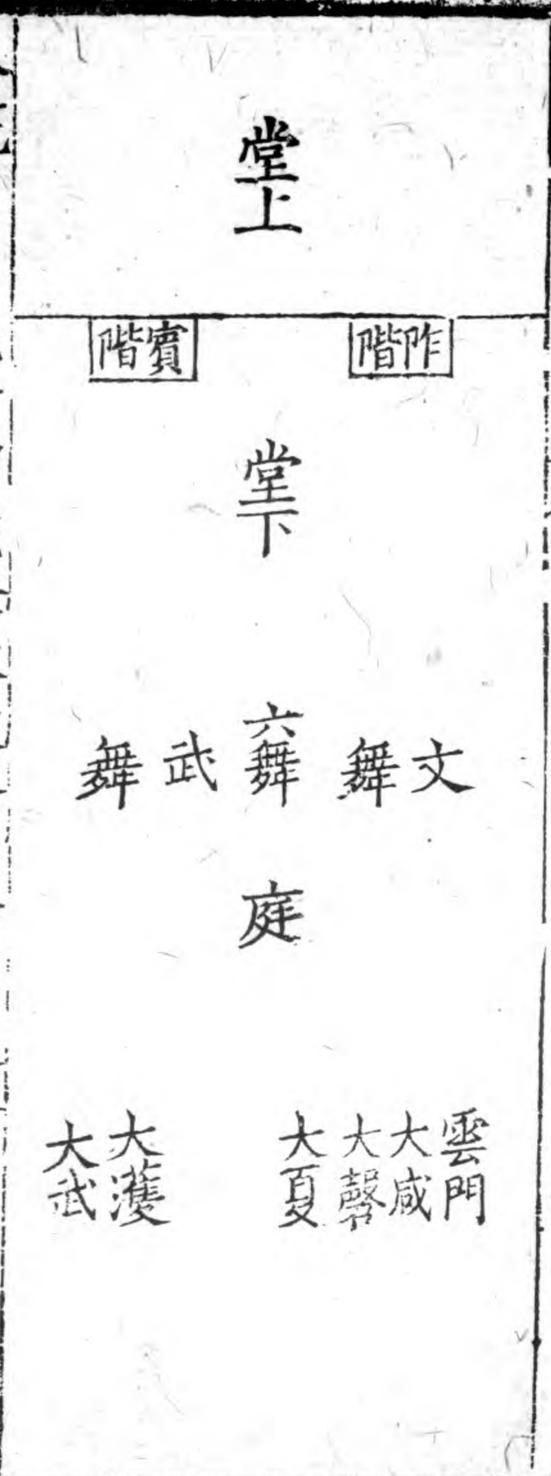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鄭也所以爲綴列則侑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鄭遠而侑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鄭短而侑多其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侯者孰不敏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今之舞者不列於庭而列於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舞於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於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講而習之正今日急務也

舞綴兆下

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耳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手之所執體之所習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安行列得正可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而從服也何有荀卿所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自見耳不自聞

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已

舞位



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諸子掌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書曰舞干羽于兩階蓋位者鄧也正之所以辨其序故文舞在主之東階武舞在賓之西階則文舞先武舞後者上文下武之意也

詩曰公庭萬舞豈非在公庭賓主兩階間邪今之舞文武者不復講六代之制辨出入之序非大胥正舞位之旨也

舞佾

天子八佾



階阼
庭

堂上
堂下二佾

階賓
庭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舞人

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左傳隱公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其說是也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孔穎達之疏周禮諸子正舞位之文謂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非也後世禮廢樂壞八佾之舞魯人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不特用於魯羣公之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非特用於諸侯之廟而季氏之庭亦用焉此子家駒所以深譏之於前而孔子所以切齒於後也周官小胥巡舞列蓋防此歟後漢獻帝初平八年總章始復備八佾舞表宏紀云迎氣郊始用八佾是也亦可謂知古矣

萬舞

商頌曰萬舞有奕周風曰公庭萬舞魯頌曰萬舞洋洋
春秋曰萬入去籥左氏傳曰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又曰
楚令尹子元欲盡丈夫夫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晉志曰
萬舞象功是舞也先王所以習戎備自商至周所不易
也何休釋公羊萬舞之說以為象武王以萬人伐紂不
亦失乎武舞一也謂之于舞其名也謂之萬舞其數也
禮樂所謹者不過名數而已

樂書卷第一百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樂圖論

俗部
舞

琴舞

雅舞

屬舞

拜陵舞

力士舞

沐猴舞

鷓鴣舞

輪舞

繩舞

上雲舞

竿舞

琴舞

古人之歌舞未嘗不以琴也書曰琴瑟以詠舞作五絃
之琴以歌南風伯牙操琴而歌歌以琴也孔子遊於秦
山見蔡啟期抱琴而舞帝嘗東望見二女弄琴霞之琴
舞以琴也和凝三亦達節有先生自舞琴

雅舞

際更...
 算私率多哇
 鐸杯拌公莫...之楷排
 小殿庭元魏之後參以胡戎
 功烈而華夷之樂雜作又分
 增至八舞坐部增至六舞
 大象之屬尚不在其數物

乃夏偽藩僭侯之伎悉輸樂
 亦混為一區又當留意而修

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蓋所以極歡人叙誠意魏晉以
 來尤重以舞相屬樂飲以舞相屬猶飲酒以杯相屬也
 故漢季陵起舞以屬蘇武王智起舞以屬蔡邕晉謝安
 起舞以屬桓嗣陳智匠曰比見北人猶以舞相屬則屬
 舞古人非不尚也然田蚡與灌夫過壽嬰家酒酣起舞
 屬蚡蚡不起舞徒坐語侵之陶謙為舒令見太守張磐
 磐起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雖舞而不轉曰不當轉邪
 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此觀之以舞相屬情意一有不
 至而禍患隨之可不重之哉臣嘗觀詩曰夔舞蹀躞書
 曰常舞于宮是舞可節而不可屢可暫而不可常故詩
 書所譏在屢與常而不在於舞也然則相屬之舞蓋亦
 不可屢而常矣江表孫譚酒酣屢舞而不知止顧雍亦
 以深責之也

宗...
 臣甲...
 舞唱下...
 宗...
 臣甲...
 舞唱下...

少衛黃鑿由檢幸

拜陵舞

漢儀拜陵食奉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親行奠獻
及薦服玩禮畢再拜辭退而已未嘗奏舞焉禮所謂
樂以迎來之意歟古者蓋有以義起禮以理作樂拜陵
之樂雖不經見要之以理而作亦人情所當然也

力士舞

後魏書述祿康生性氣麗武人人憚之肅宗朝靈太后
於西林園文武坐酒酣迭舞至康生為力士舞及折旋
間每顧視太后奉手蹈足瞋目傾首為不遜之勢直狂
王所為也可不戒哉

沐猴舞

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言愛酒酣樂作少舞

平恩侯

